

群众演唱材料

老杨医牛

树原、銀燕作
剧本月刊社編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老楊醫牛

樹 原

人物 老 楊——65岁，农业合作社社員。

楊 妻——62岁，农业合作社社員。

時間 某年农历除夕。

地点 北方农村。

〔老楊抱小牛犢上。〕

老 楊：（唱）大雪紛紛落滿山，

老汉抱牛回家轉。

我，老楊，山下农业社社員，俺老伴这几天眼病发啦，今天年三十，一早，俺冒着风雪到区上替她买眼药，下半晌才往回赶，回家路上，看见社里这头小牛冻僵在路上，眼看要咽气啦！我快把牛抱回家，叫俺老伴熬点姜汤灌下去，定得把它救活。哎呀！这雪越下越大，俺把棉袄给它披上，快回家要紧哪！（唱）

小牛身上冰扎扎，

老汉眼里泪扑拉，

牛是庄户的传家宝，

耕耩犁耙全靠它。

以往农民使不上牛，

盼牛盼的眼发花，

疼牛胜似疼儿女，
鞭子不抽棍不打。
如今黄牛入了社，
社里牛倌责任差，
天天光顾打扑克，
冻死小牛损失大。
急急忙忙往前走，
蹩过山坡就是家。
手扶門环把門叫——

孩他媽，開門來！

〔楊妻蒙着眼，摸索着上。〕

楊 妻：（唱）里屋里走出来楊大媽。

我正在里屋紡棉花，
忽听門环响拍拍，
不用猜来不用問，

准是俺那老头从区上給俺买眼药回来啦！

〔楊妻抽門栓，老楊推門而入，門板打痛了楊妻的額頭，老楊抱牛入屋。〕

楊 妻：是誰这么冒失？差点把老娘碰个臉朝天！

老 楊：是誰这么胆小？大天白日把門关！

楊 妻：噉！果真是老头子回来啦！（关門）

老 楊：（旁白）要救小牛命，必先用火烘。（对妻）老伴！家里有干柴沒有？

楊 妻：（旁白）真是个好老头，一进門就問家里有沒有燒的。
有，有，有，我清早上山，剛砍了二担好柴。

老 楊：（旁白）要想救小牛，還須用黃酒！（對妻）家里可有黃酒！？

楊 妻：（旁白）俺知道老头子好喝二盅！（對老楊）老头子，平日省吃儉用，過年過節，還能不給你點酒。我才從供銷社買了二斤新出缸的陈酒，一盅吃進嘴，从头顶醉到你脚后跟。

老 楊：（旁白）要救小牛還阳，离不开生薑紅糖。（對妻）老伴，家里可有紅糖？

楊 妻：真巧，前晌我才買了半斤，年糕作的甜煞煞，粘掉你兩顆老門牙。

老 楊：生薑呢？

楊 妻：油盐醬醋葱蒜姜，燒炒燉煮熬肉湯，每家都有的東西！

老 楊：（旁白）好，好，好，小牛有救了！

楊 妻：（旁白）老头高兴的胡子都翹起來了！

老 楊：老伴！

楊 妻：老头！

老 楊：快拿來！

楊 妻：拿什麼？

老 楊：柴，酒，糖，姜！

楊 妻：急什麼，也沒人偷也沒人搶，你先坐下喘口氣，我再給你暖酒燒菜。

老 楊：等不的！

楊 妻：瞧你急的！

老 楊：我有急用哪！

楊 妻：什么急用呀？

老 楊：（指地上用棉袄盖住的小牛）你看看就懂啦！

楊 妻：（惊喜）哟！老头子，你办回这么多年货来，还用棉袄藏着盖着的！

老 楊：（旁白）嘿，說两岔里去啦！

楊 妻：（唱）今年社里分紅多，
老头办回来好年货，
一定是杂回来小麦整一斗，
叫老娘磨成白面蒸饅饅。

老 楊：今春打的小麦还没吃完，买这许多小麦作啥？咱又不开粮店！

楊 妻：（唱）一定是买回猪肉一大片，
脱毛去骨好下鍋，
瘦肉切馅包饺子，
肥肉熬湯能吃到来年清明节。

老 楊：买这么多肉干啥？咱又不开肉鋪！

楊 妻：（唱）一定是，买回来，彈好的棉花一大垛，叫老娘，
填个棉袄絮被窩。

老 楊：你看你穿的一身新，还想要新的！

楊 妻：噉！（唱）
一定是，买回来，
金針，木耳，八宝茴香角，
核桃，柿餅，花生，大枣和京果，
留着过年好待客！

老 楊：这些东西，咱自己园里长，自己树上結，又不开杂货

店。

楊 妻：不是这还能是啥？

老 楊：啥？一头牛！

楊 妻：嗷！原来是一壶油！

老 楊：噯！牛一条。

楊 妻：对！油不少，油不少！看样子有百八十斤！

老 楊：哞哞叫的！

楊 妻：油放鍋里，引火一热就哞哞叫！

老 楊：蹦蹦跳的！

楊 妻：那是火太大，油煮出了鍋！

老 楊：长尾巴的！

楊 妻：是猪油呀？

老 楊：两个角的！

楊 妻：那是羊油。

老 楊：咳，你可把我憋死啦！（一掀棉袄，露出小牛）

楊 妻：哎哟，一头牛哇！

老 楊：（唱）一头牛，一头牛，
一个尾巴一个头，
眼看冻死在雪地里，
老汉把它抱回家里头！

楊 妻：（唱）一头牛，牛一头，（看牛脖子上木牌）
这是社里的小黄牛，
小牛眼看要断气，
唉！你自找麻烦乱伸手！

老 楊：（唱）合作社，大家管，

小牛是社的公共财产。

楊 妻：（唱）合作社，干部管，
小牛与你啥相干？
你又不是看牛的馆儿，
何必无事找麻烦！
你这是，
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
狗拿老鼠多管闲。

老 楊：（唱）咱受一点累，
小牛救活转，
社里多收入，
全社都喜欢！

楊 妻：（唱）小牛咽了气，
全社把你怨，
说你医坏了牛，
照价来赔钱。
到那时，
肚里有苦说不出，
落得个，
哑巴吃黄连。

老 楊：妇道人家心眼小！

楊 妻：你心眼大，大年三十，拖个死牛进家，多吉利呀！

老 楊：这牛没死！

楊 妻：眼也闭啦，腿也瘫啦，嘴里流白沫，尾巴直撅着，是
死定啦！

老 楊：蹄儿能动，气儿沒断，腿儿还发軟，皮毛还发暖，还能救活！

楊 妻：救不活啦！

老 楊：用干柴烘，用黄酒灌，紅糖能生热，大姜能发汗！

楊 妻：嗷，你要这些东西，是为了灌牛？

老 楊：是啊！你看这牛冻的眼看不行啦，見死不救，社里吃大亏！

楊 妻：一条牛犢，值不了仨俩的，不能推磨，不能压碾，冻死了吃牛肉！

老 楊：大小是条命。

楊 妻：救活了也长不大！

老 楊：有小就有大。

楊 妻：长大了也不听使喚！

老 楊：那怪你不会用牲口。

楊 妻：这是社里的，又不是咱自家的，操这份心担这个嫌干啥？

老 楊：咳！你真糊涂！

楊 妻：老头，你才糊涂哪！（唱）

叫老头，听我言，

一笔細賬摆面前，

我問你小牛能值錢多少？

老 楊：十五块錢。

楊 妻：（唱）再問你！

全社有多少戶社員？

老 楊：三百戶。

楊 妻：（唱）死条小牛十五块，
三百戶社員平均攤，
大家賠，平均攤，
攤到咱头上，才賠五分錢！

老 楊：咳！你这是什么賬？

楊 妻：（唱）要把小牛救活轉，
得用：
半斤黃酒，
四兩紅糖，
干柴一担。
半斤黃酒三毛二，
四兩紅糖二毛三，
三毛二，二毛三，
不多不少咱賠五毛五分錢！
兩筆細賬你仔細算，
五分一个整，
五毛一个半，
那筆吃亏？
那筆合算？

老 楊：这賬不能这么算！

楊 妻：（唱）還有：
燒掉干柴整一担，
累我老娘爬山越岭砍半天。

老 楊：咳！（唱）
她算賬算的滿頭汗，

老汉越听心越寒，
社里牲口要死你不救，
燒你担干柴你心酸，
滿脑袋自私又自利，
集体思想你没一点，
眼看小牛要断气，
沒空跟你閑扯淡，
求求老伴你帮帮忙……

楊 妻：我帮忙把这半死不活的牛抬出去。

老 楊：（唱）你不帮忙我自己干！

楊 妻：看你干的成！（坐椅上）

老 楊：黄酒呢？

楊 妻：在酒店里。

老 楊：你才打的二斤呢？

楊 妻：山后孩他大舅来作客喝光啦！

老 楊：紅糖呢？

楊 妻：在糖鋪里。

老 楊：前晌你才买的半斤呢？

楊 妻：后晌隔壁張大嫂子生小孩借去用啦！

老 楊：姜呢？

楊 妻：后园埋着，要吃自己刨去！

老 楊：柴呢？

楊 妻：家里失了把天火燒完了，等着你上山去砍！

老 楊：你成心和我搗乱！

楊 妻：你死心不听我劝！

老 楊：愛社如家的道理你白听啦！

楊 妻：这个耳朵进，这个耳朵出，沒留点渣！

老 楊：大会讲，小会听，石头也该开花！

楊 妻：石头开花結了个石头果，酸不酸，苦不苦，干巴巴的，硬梆梆的，不吃也得往下咽！

老 楊：枣木楔上抹香油，又尖又滑，你真是典型的个人主义！

楊 妻：出門在外你作主，屋前屋后我当家，你沒向我請示，往家拖死牛，也有点……自由主义！

老 楊：我抱柴去，

楊 妻：柴門关着进不去，

老 楊：我拿酒去，

楊 妻：酒鎖在櫃里，你摸不着！

老 楊：給我鑰匙，

楊 妻：鑰匙藏的地方，神仙也找不着！

老 楊：你不給？

楊 妻：不給！

老 楊：咳！小牛哇小牛，你前輩子沒修好，怎么碰上了这么个老榆木疙瘩。

楊 妻：別胡說乱道，我眼疼的似針扎，肿的象核桃，你給我买的葯呢？

老 楊：（气她）忘啦！

〔沉默。〕

楊 妻：別乱寻思啦！来，这小牛是从那里撿来的，送到那去！你抬不动，咱二人抬。

〔后台羊叫。〕

楊 妻：哎哟，我的天哪，光顧和你拌嘴，忘了喂咱那只大綿羊了！我抱羊草去！（一边走，自言自語）咱那羊长的真叫人喜欢，比这小牛还大。（下）

老 楊：不能瞪眼看着小牛断气，得想个法子。剛才老婆子說什麼……羊比这小牛还大……。〔老楊緊張地思索，一会指指牛，一会又指指羊，一会又指指眼，越想越高兴，一拍大腿〕噫！有了。（唱）

羊和小牛差不多，

以羊代牛好計策，

想法把她眼蒙住，

哈哈……

小牛一定能救活。

小牛有救了！

〔楊妻抱羊草上。〕

楊 妻：什么有救了。

老 楊：啊！我說你，你，你眼睛有救了！（把楊妻按在椅子上）今天一早，我跑到区上給你买眼藥，迎头碰上区里的卫生員，我把你的眼病向他一訴，卫生員的臉刷地就黃了……。

楊 妻：眼病害在我身上，他担什麼惊？

老 楊：他說（思索）……你这病厉害呀！

楊 妻：眼里上火，几天就退啦！

老 楊：他說你这眼病不一般……。〔故意犹疑不語〕

楊 妻：你說呀，啞巴啦？

老 楊：我說出來你可別怕的跌在地下。

楊 妻：咳！老娘胆子大似天，老虎嘴里打秋千。你放心說！

老 楊：他說：（唱）

他說你心里有毒火，
毒火上攻爛眼窩，
眼窩爛掉爛眼珠，
眼珠爛掉……就什麼也看不着。

楊 妻：啊！（從椅上跌下來）

老 楊：三天不治眼就瞎。

楊 妻：哎喲！我的天哪！

老 楊：別哭，他說有治。

楊 妻：怎麼治？

老 楊：我求了他半天，他才給開了個秘方。

楊 妻：什麼秘方？

老 楊：他說：（唱）

回到家，用布纏，
密密層層纏的嚴，
要是見到一點亮，
眼窩馬上就得爛。

楊 妻：哎喲，我的老天哪！（張慌失措）快給我纏！

老 楊：明天吧！

楊 妻：馬上！

老 楊：沒有布！

楊 妻：用扎腰帶。

老 楊：不干淨！

楊 妻：救人要緊哪。

老 楊：好，纏起來！（解下扎腰帶，唱）

叫老伴，別睜眼，

老汉用勁給你纏。

楊 妻：松點。

老 楊：纏松了不管用。

楊 妻：哎喲！

老 楊：還看得見亮不？

楊 妻：還看見一點。

老 楊：（唱）纏了一圈又二遭，

纏了三層又四轉，

還看得見亮不？

楊 妻：滿眼烏黑，什麼都看不見啦！

老 楊：（接唱）纏完啦！打個結，

一台好戲要開鑼。

（旁白）該醫我這牛啦！老伴，我把牛送走啦！

楊 妻：那里撿來送到那里去！

〔老楊空手在屋里走了一圈。〕

老 楊：回來啦！

楊 妻：这么快？

老 楊：我跑去跑回！

楊 妻：快抱草喂羊去！

老 楊：好！喂羊去。（又在原地走了一圈，半晌，故意大叫）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風把羊棚吹塌啦，雪把老羊凍壞啦！

楊 妻：別瞎說。

老 楊：我把老羊抱來啦！你摸摸。

〔老楊拉妻手摸小牛身上。〕

楊 妻：哎喲！我的命哎！

老 楊：別哭，一哭眼就爛。

楊 妻：（又摸）還有一口氣——

老 楊：死啦！拖到後山埋了吧！

楊 妻：分明沒死。

老 楊：眼也閉啦，腿也癱啦，嘴里流白沫，尾巴直擡着，是死定啦！

楊 妻：蹄兒能動，氣兒沒斷，腿兒還發軟，皮毛還發暖，老娘保准能救活！

老 楊：救不活啦。

楊 妻：用干柴烘，用黃酒灌，紅糖能生熱，大姜能發汗；定能救活。

老 楊：快沒氣啦！

楊 妻：斷了氣也得救，誰不救老娘和他拼了！

老 楊：拼也救不活！

楊 妻：這是心不誠，不是自己的東西不知心疼！

老 楊：心疼也沒用！我幫你抬出去埋了吧！

楊 妻：埋？昧着良心說胡話。活生生的一條命拉出去埋了，那多缺德，大年三十干這缺德事，咒他頭頂上長瘡，腳底下流膿，出門瓦片砸破頭。

老 楊：還得咒他爛眼窩！

楊 妻：咒他兩眼爛一對。

老 楊：老伴，一條老羊，活也活不了一年半載啦，一不能推磨，二不能壓碾，凍死吃羊肉！算啦！

楊 妻：老小是條命！你真糊塗！

老 楊：你才真糊塗哪！（唱）

叫老伴听我言，
一筆細賬擺面前：
要把老羊救活轉，
要用：
半斤黃酒，
四兩紅糖，
干柴一担。
半斤黃酒三毛二，
四兩紅糖二毛三，
三毛二，二毛三，
不多不少咱賠五毛五分錢。

還有——

燒掉干柴一担整，
累你爬山越嶺砍半天。

楊 妻：（唱）你这老头子，
滿是小心眼，
五毛半錢值多少？
換不到一個盆，
買不到兩個碗，
扯不上半尺布，
買不到一張鏤，

提起这老羊，
顶个牛价钱，
羊毛一年剪二道，
羊奶一天挤两碗，
明春下对小羊羔，
抱到集上卖大钱。
为救这条命，
别说花上五毛五，
就是赔上五块五，
合情合理理当然。
烧担干柴算了啥？
爬山越岭俺情愿。

老 楊：要是社里的羊，你就不情愿啦！

楊 妻：（唱）社里的，家里的，这是二笔账，

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公私不一样。

老 楊：（旁白）一个人怀里揣着个小算盘，咱合作社这大算盘就撥不响了。

楊 妻：老羊耍坏，快拿酒来，再不拿，俺这心要痛碎啦！

老 楊：酒？在酒店里！

楊 妻：我才打了二斤。

老 楊：山后孩他大舅来作客，喝光啦。

楊 妻：那是我扯谎，酒在瓶里装着。

老 楊：哎哟！你还会扯谎。

楊 妻：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三岁小孩就会扯谎。

老 楊：你今年高寿？